

詩
總
聞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詩 總 聞

(四)

王 質 撰

詩總聞卷十七

生民八章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誕載育。時維后稷。

大率、推本所從來、多曰生民。如縣民之初生。首二句總起辭。以下言后稷所以生也。載、生也。詩、國、始、之、跡、敏、歆、皆、動、意、也。若、有、相、感、者、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蓂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彌月、受胎盈月也。先生、長子也。所謂無子方有子也。有孕在胎。則母肌膚多裂。疾病多生。今姜嫄無之。然不安者。以有感而無實。居然有子。懼爲人所疑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

惟其不安。所以不敢育也。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嗶嗶。

既長大則有知識。自就人求食。言猶不肯育也。自能就食。即能蓺種。言天性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芾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稂。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邵家室。

人疑其不習而自能。故知天相也。今比就食初能之時。又加進也。其母始卽其地成其家。姜嫄有邵氏之女也。當是后稷婚母黨邵城在釐縣。酈氏引此詩。以爲后稷之封邑。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方任農事。供國祭。帝舜播穀之時也。見書。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軋。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自后稷未播穀以前。民多阻飢。祀亦不奉。至此始以所登之禾。爲祀神之禮。今歲如此。來歲復然。永爲不易之法也。

叩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帝所歆。歆其臭也。何其臭之信得時。言以時種。斂故其臭多芳也。總以黍稷結郊社。自后稷肇祀。天下之人無罪無悔。至于今皆安。蓋無飢則自饗善也。皆由后稷肇之。此詩兩稱肇祀。言前此未有也。

聞音曰。嫄。魚倫切。祀。養里切。子。獎禮切。夙。相卽切。育。越逼切。達。徒對切。害。瑕憩切。林。自與切。林叶上下四句中之字。各與末之字相叶。但讀句至中之字少止。單舉隘巷。平林寒冰。則之字自顯去。起居切。訐。

虛慮切。匍、蒲北切。嶷、魚極切。幪、莫孔切。捰、布孔切。道、徒厚切。草、此苟切。茂、莫口切。苞、補振切。好、許候切。杯、孚鄙切。畝、蒲罪切。負、蒲猥切。祀、養里切。揄、夷周切。踰、而由切。叟、所留切。較、蒲昧切。烈、力制切。時、上紙切。以今單結。

聞事曰：婦人初誕子最難，俗謂之頭生。既先生而又達，亦表異也。如讀作而，古字多用此，不必作形似之如羊子之達。

聞字曰：腓，肥也。音肥。言字之而肥也。覆，擁也。音阜。言以翼而擁也。腓字覆翼倒用，亦下語之法。此詩兩節最大，一后稷初生，一國祀初肇，兩節俱作如何起辭問之，其下布辭甚多，問而發之，則從容條暢，此亦下語之法。

聞用曰：肇祀，郊祭也。而言郊祭甚略，言社祭頗詳，自浮浮以上，郊祭也。自載謀以下，社祭也。言載謀載惟者，郊祀已畢。

行葦四章

館本案·原本缺頁·今補錄經文于左·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斚。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臄，或歌或嘏。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既醉八章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此人臣之辭。君子指王者也。古人醇質。未拘萬年之文。然歸君上爲多。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公而爲尸者也。此畢祀飲福也。兩章皆言既者。盡其禮。竟其事也。令終亦然。故知是畢祀之時。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此以下皆嘉告之詞。一攝朋友。先賓也。二錫孝子。次嫡嗣也。三錫祚胤。又次庶嗣也。四及臣僕。又次羣

臣也。五釐女士。併及外孫子也。又次外族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臣以女者。下嫁也。

聞音曰。福。筆力切。明。謨郎切。俶。尺叔切。告。姑沃切。嘉。居何切。儀。牛何切。時。上紙切。子。獎禮切。壺。苦俊切。

士鉏里切。

總聞曰。以酒爲重。以食爲輕。人之常情。又文勢如此。則語健而意長。若以德爲食。韻旣叶。字亦整。然古人措辭。常若有更易參差。葛覃。薄汚我私。薄澣我衣。私不可以配衣。采芣。赤芾在股。邪幅在下。下不可以配股。都人士。帶則有餘。髮則有旃。餘不可以配旃。鳧鷖。爾酒旣湑。爾殽伊脯。脯不可以配湑。詩多如此。亦非有意而然。蓋承襲習慣所致也。

鳧鷖五章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旣清。爾殽旣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此必出都城至涇水。游觀之間。燕飲之際。所見者也。古禮。凡飲。必祭先。凡祭。必有尸。涇水出岍頭山入渭。安定有臨涇。及涇陽縣。下章稱沙。水旁曰沙。稱渚。水中小洲曰渚。稱深。水外之高者曰深。稱壘。山絕水曰壘。皆謂涇也。大率此詩以涇爲主。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旣多。爾殽旣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旣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深。公尸來燕來宗。旣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公尸之中。又其最尊者也。待最尊之尸。異于以次之尸。故稍別其辭。不與前後相埒也。

鳧鷖在壘。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所受之福祿皆今之福祿也。願自是以後勿難于錫福言常如今也。

聞音曰沙桑何切。莎與娑並以沙得音。宜牛何切。嘉居何切。爲吾禾切。下後五切。降乎功切。壘眉貧切。艱居銀切。

聞跡曰壘讀如浩壘之壘。水流峽岸若門也。浩壘水出西塞。至允吾入湟水。至上邽入涇水。總聞曰有尸必有祝。凡此稱酒殽及福祿者皆嘏辭也。

假樂四章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唐諱皆改民爲人。人民衆之通稱。不必分安民官人也。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止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先美後勸也。君君國王。王天下。皆當守先世舊法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全美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固足爲樂。君勸于君之位。臣勸于臣之位。然後民安于民之所。然後爲樂也。

聞音曰天鐵因切。命彌井切。福筆力切。友羽軌切。

聞訓曰。今以媚爲諂。昔以媚爲悅。爲愛。鄭氏。愛也。許氏。悅也。詩兩稱媚于天子。其他媚茲一人。媚于庶人。上下皆通爲美稱也。

聞句曰。前兩章各三句一叶。後兩章四句一叶。兩句一叶。吳氏以爲或不用韻。蓋每兩句爲一讀。所以不叶也。故談詩不可拘定律。

總聞曰。此詩皆媚上之辭。反覆尋之。非苟爲媚者也。

公劉六章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稱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公劉自邠遷豳。而終能變舊。漸至成邦者。非厚何以致之。篤公劉以下。皆厚之迹也。行不敢居。居不敢康。居有積。行有齎。此所以相與輯而不散。且有光也。總言行居之大概也。弓矢以下。言整旅遷豳也。篤公劉于豳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此詩于京斯依。于豳斯館。例而推之。胥恐是地名。姑臧有指次。孟氏音子如反。疑此胥也。雖君民雜行。而上下有辨者。衣服有異也。此亦示衆不慢不媿之道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此相都也。京地名。在上郡杜陽漆沮之間。所謂京室者也。百泉恐卽百澗。

篤公劉。于京斯依。跼蹐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此言定居爲樂也。依地名在酒泉。

篤公劉。旣溥旣長。旣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此相地料民出軍也。周制。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計二十五人。四兩爲卒。五卒爲旅。計五百人。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計一萬二千五百人。今計豳民以定卒伍。至于三軍而始單。則合豳之境。盡豳之民。共得三萬七千五百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是三萬七千五百家也。其餘爲羨。不知其幾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卽。

此賦工取具也。皇澗、過澗、皆者澗名。旅密、芮鞠、皆是地名。旅以字爲地名。鞠以名爲地名。與密芮皆在陰密芮城之間。至今鐵器皆精。唐邠州貢剪刀火筴之屬。厲鍛之餘俗也。

聞音曰。行戶郎切。繁汾乾切。嘆他涓切。嚙魚軒切。舟之遙切。京居良切。野上與切。依於豈切。單多涓切。有羽軌切。

聞跡曰。毛氏、皇澗、過澗、皆澗名。傍渭澗名甚多。有神澗。有百澗。有長澗。有夾澗。夾澗恐是夾其皇澗。酈氏、渭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之。恐是此澗。有歷澗。恐是迺其過澗。合渭有長蛇水出。數歷山。山下有歷澗。歷者過也。恐是此澗。又中罕水。東會左陽水。世謂之西水。北出河桃谷。世謂之返眼泉。此地水勢逆上。迺逆也。恐是此澗。莫得其的。

聞用曰。舟古篆此形。蓋在腰之象也。父舟輒周虞敦皆然。

聞事曰。相其陰陽。南北也。度其夕陽。正西也。此以日景所測者也。周制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是時已有此制也。總聞曰。觀七月人情如此。則此敢雖勞民所樂從事也。

洞酌三章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饔飱。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言務爲省儉。不爲繁侈也。君子如此。始可以爲民父母。君子恐指公劉。尋詩似是草創之時。遠外之地。而又在公劉之後。氣象相肖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鬚。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暨。

聞音曰。母。滿罪切。漑。居氣切。

聞事曰。序以爲召康公戒成王。凡三詩。公劉。則成王蒞政。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卷阿。則求賢用吉士。猶之可也。此則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尋詩蓋無見。蓋見詩之所述者小。故廣而言之者大。以附合其爲大雅也。如旣醉不見太平。而言太平。鳧鷖不見守成。而言守成。皆有意于附合。今亦猶之可也。而此則不可以不略辨。或者如何爲德。如何爲道。德如何親。道如何饗。道德析爲兩位。親饗別爲兩歧。蓋自先時與後世。開拘儒曲士之門。不知爲序者何人。其遺害未易可言也。

總聞曰。毛氏鄭氏。洞皆遠也。集韻戶茗切。中有迴有洞同音。各訓迴遠也。洞滄也。眈迴切。中洞寒也。胡瑩切。中有迴無洞。況永切。中洞亦滄也。醯經涓瑩欽瑩三切中。一洞滄也。一大洞地名。一曰水貌。如用地名。則洞一字單起尤佳。當是洞一字不成文。故加酌字。蓋引四詩三詩皆雙名。一詩難單名也。細攷用水貌爲長。水貌卽滄也。寒也。

卷阿十章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阿。君子隱地也。南風。君子出時也。卷阿之中。南風之際。草木茂盛。風氣清美。而隱居之君子。來陳其所言也。旣游且歌。喜之辭也。

仲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曾矣。
爾土宇畷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萑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人君之願欲。莫大于心神安且舒。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繼世而長。先公之遺民。有功于君一也。又莫大于土宇廣且明。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在上而主合國之羣神。有功于君二也。又莫大于壽考之永且安。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無時而不受上天之福。有功于君三也。君子何負于君。而不使之在位。乃使之在野。今幸其肯來。不可失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君子又可爲天下之則也。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君子又可爲天下之綱也。

鳳凰于飛。鸞鸞其羽。亦集爰止。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君子又能使多士皆愛上也。

鳳凰于飛。鸞鸞其羽。亦傳于天。止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離離。喈喈。

鳳凰。謂吉士也。梧桐茂。則鳳凰來。君子進。則多士集。當是卷阿之君子。士望所歸。民情所附。能表率者也。

君子之車。旣庶且多。君子之馬。旣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今則君子之車。不患不庶且多。君子之馬。不患不閑且馳。有一于此。不欲多爲之辭。但憑歌導意而已。謂必當誠信相與。久長不替也。

聞音曰。南。尼心切。厚。狠口切。主。當口切。卬。五剛切。望。無方切。士。鉏里切。使。爽士切。天。鐵因切。命。彌井切。喈。居奚切。馳。唐何切。

總聞曰。孟子所謂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此來游來歌者。雖未必二老。而人品相似。氣象相似。要當如二老者也。尋詩他未可以當政。使可當而出處進退之節。不與游歌相倫。太公固及見成王之朝。而伯夷來歸之後。卒以叩馬而終采薇如孟子之言。後世之所取信。則此詩當歸文王。或述文王之事。于成王之時。以相諷勸。容或有之。所謂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也。識者更詳。

民勞五章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五章皆以民亦勞止爲首辭。以惠此中國爲次辭。以無縱詭隨爲又次辭。以式遏寇虐爲又次辭。疲中國之民。事外夷之域。皆詭隨者。有以導上意。故暴虐者。有以害下民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逯。無縱詭隨。以謹憯恤。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當是此時。民既勞。王亦勞。詭隨者亦勞。故曰以定我王。以爲王休。又曰無棄爾勞。大率此徒本欲邀功生事。而爲固位擅權之謀。其君亦欲好大喜功。而爲夸古炫今之計。至于有害而無利。有虧而無成。則君臣皆弊。國家兩亡。如晉末帝薛文遇是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敬持己好。近賢。則王定。王休。可立致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我雖小子。言少年也。而所圖甚大。所謂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者也。責之辭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繯繆。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王貴汝之器。故用汝之謀。至其敗事。則雖貴汝而不得言。必至于誅戮。勸之辭也。我是以諫止王。汝無以我害汝。而讒我也。亦防小人爲後患也。

聞音曰。明謨郎切。恹尼猶切。國越逼切。泄以世切。大持計切。易以光大也。與際叶。中未大也。與歲叶。未光大也。與未叶。光大也。與外叶。太玄亦然。吳氏以安爲於連切。殘爲財先切。如今音。自可叶。諫九輦切。荀氏左氏皆作簡。古簡讀如蹇。

總聞曰。此小子卽板之小子也。是用大諫兩詩皆言之。民亦勞止。亦下民卒瘁之意。惠此中國。亦曾莫惠我師之意。以謹繯繆。亦無爲夸毗之意。而式弘大。亦憲憲泄泄。謔謔蹻蹻之意。無俾正敗。無俾正反。亦勿以爲笑之意。大率相同甚多。恐是其作同出一人。所指亦爲一人。但此詩辭簡而肅。板詩辭周而和也。

板八章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大率詩人之人情人事。多託天爲辭。板板猶鬱結而不舒。人情如此。可見其病也。見民之病。口爲美言。

而身爲淺謀。靡聖以下言。非王如此自恣也。以不誠爲誠。所以發汝之淺謀。我不忍坐視而諫止也。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治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天乎。人以爲勢方危。而汝情悅。人以爲勢方動。而汝情舒。汝纔發善言。即可安疲民也。曉之辭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卽爾謀。聽我蹢躅。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此必所任之事不同。而所聯之位則近。我就汝爲謀。欲使汝免禍。而汝反出多談。言設辭相沮也。責之辭也。我所言人莫不服。而汝獨發笑。政使我不足采。亦芻蕘之流。先民豈肯棄也。言發笑見輕也。亦責之辭也。

天之方虐。無然譴譴。老夫灌灌。小子蹢躅。匪我言耄。爾用憂譴。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天乎。王方任汝而虐民。汝不可以爲喜也。我以老年。故款以告汝。而汝以少年。反躍以驕我也。亦責之辭也。非我年耄而言錯亂。汝以憂爲喜。多則將熾盛。雖我亦無由救藥。言今尚可。亦責之辭也。

天之方懻。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乎。王方任汝而反怒。善言汝不可更以柔相順也。他日終至于迷。則善人皆如尸而不復言。及今未甚。善人尙肯略言也。亦責之辭也。民如此受苦。誰敢揆度其所以然者。言不敢預此事也。所以蔑資而莫肯惠衆者。皆不敢預此。而無與其謀者也。亦責之辭也。

天之牖民。如璲如箴。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日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天乎、王之導民非難。如壘、如圭璋。取攜則立至。言上欲定民害不舉意。舉意卽見效矣。勸之辭也。汝不可以攜壘、旒圭璋爲徒重我手也。如牖民必變心。王攜壘、旒則可以誘民和。攜圭璋則可以誘民莊。必至于甚變也。民旣多邪。而汝自爲邪。以邪濟邪。此心不易。此患未艾。汝何不以此告王。亦勸之辭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汝勿謂有藩垣屏翰。懷我德而不敢動。又有同宗以爲固。何患乎民言。雖虐民而無害。不自悛也。亦勸之辭也。汝所恃如此。不可使之壞。苟壞則不獨汝有所畏避也。言同類皆蹈其患也。亦勸之辭也。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天乎。王怒可畏。汝勿玩而勿恤。王變可驚。汝勿恣而不顧。君恩不可恃。少移而不保。亦勸之辭也。天乎。王但未明。苟明則與汝所出所往者。盡知之。王但未旦。苟旦則與爾所游所肆者。亦盡知之也。言不可欺王之昏。而無所憚也。亦勸之辭也。末章以害勸及同類。蓋同惡相濟。其人雖欲回。而其類未必肯回。故無獨斯畏之辭。及爾出王。及爾游衍之辭。皆善措意者也。聞音曰難。泥沿切。憲。虛言切。輯。祖合切。懌。弋灼切。蹕。五刀切。笑。思邀切。屎。許伊切。易。夷益切。辟。匹亦切。翰。胡干切。壤。胡罪切。明。謨郎切。旦。得絹切。衍。怡戰切。聞事曰。毛氏上帝稱王。鄭氏天亦斥王也。詩人措辭不如此。稱帝稱天皆呼之辭。呼而發語。陳事也。聖乃斥王也。

總聞曰。此老而練。少而儇者之辭也。終始曲折勸之。無怒心。無峻語。至王則仍有美辭。以聖言。以明言。以旦言。斯人其愛君憂國者也。

詩總聞卷十八

蕩八章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謨。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訴上帝曰。爲邪者民也。非我也。又訴上帝曰。使足爲邪者。帝也。非我也。此商王自解之辭端也。天生衆民。其命誠難信。初雖善。終歸惡。又自解之辭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文王嗟之曰。彊禦掎克。居爾之位。任爾之服。天生此等倨慢之人。汝不欲抑之使衰。反長之使興。其力也。若是尙歸咎于天與民乎。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慙。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又嗟之曰。秉義類者。彊禦之徒。則怨之。采流言者。寇攘之徒。則親之。以祝詛爲常然。無極無窮也。尙歸咎于天與民乎。亦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無休于巾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又嗟之曰。以強梁斂怨。而反爲德。所以不明。其實有德者。無在後在側之賢人也。實有德。所以不明者。無爲卿之賢者也。是故以斂怨爲德也。尙歸咎于天與民乎。亦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湏爾以酒。不義從式。旣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又嗟之曰。天未嘗令汝沈酒。汝以不義爲法。故以沈酒爲當然也。晦而飲。明而止。旣過所止。則以明爲晦。號呼亂神。故晝夜易景也。尙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尙乎由行。內鑒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又嗟之曰。蜩螗時變。則寂沸羹。火緩則息。汝去亡甚近。而相化之人。尙相從而行。其不平之憤。自中國達于遠夷。犯衆怒之多也。尙可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又嗟之曰。非天不與汝以時。不用舊而喜新。故相導至此。老成人已往。而老成人之法尙存。有及此者。曾不見聽。安得不傾。尙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文王又嗟之曰。木之將拔。枝葉未凋。木根先撥。汝已往之鑒。在夏之世。未來之鑒。復在汝之世矣。尙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示之往鑒。幸其或改也。

聞音曰。上辟。舊必亦切。君也。下辟。舊匹亦切。邪也。板上辟。邪也。下辟。法也。左氏引此詩。杜氏亦然。今皆訓邪。皆從匹。亦詩固有字同意異者。此則字意相似。不必分也。終。諸仍切。服。蒲北切。祝。周救切。國。越逼切。側。莊力切。明。謨郎切。卿。墟羊切。式。失吏切。呼。火故切。夜。羊茹切。羹。盧當切。喪。蘇郎切。行。戶郎切。時。上

紙切。舊。巨已切。揭。去例切。撥。方吠切。

聞跡曰。楚俗多鬼。高宗伐鬼方。卽殷武荆楚。此舉最險遠者言之。

聞人曰。鄭氏。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書稱女無侮老成人。常談如此。不必指名也。

總聞曰。商王爲人之詳。見書甚明。所謂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大率其人好責人而不責己。好道非不悔過。祖伊之語。與此詩相符。

抑十二章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以其威儀見其德。哲人常事。庶人之愚。不能安于此。亦愚人常事。然賢者之哲。而乃愚。亦有戾于此。其時險惡可見。古者被髮佯狂。皆出此時。吳皓齊洋之事可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此哲人所欲告君者也。所告者。人也。德行也。大要以敬威儀爲本。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此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迷也。顛覆也。荒湛也。大要以求先王共明刑爲本。

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止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止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湯蠻方。

此哲人所欲勸君者也。所勸者，洒埽庭內也。脩車馬弓矢也。大要以勤夙夜爲本。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此又哲人所欲勸君者也。所勸者，質人民也。謹侯度也。戒不虞也。大要以謹言語，敬威儀爲本。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勿易言語也。大要以惠臣民爲本。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勿近柔佞也。大要以敬神明爲本。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愆也。僭也。賊也。大要以報善言，遠頑童爲本。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哲人之話言皆如此。當順而行之。感人反謂此言爲僭。哲愚各有心。在所以察之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

王雖曰未知。既已抱子。蓋其君不爲幼沖也。民之不滿者。孰早有所知。而暮有所成。言雖知未能遽成也。王若有所知。漸進以圖功。苟無所知。雖欲冀成。自不可得也。大率欲王知哲愚之當從違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見其君無所知。則我心有所憂。愬之于天。不以有生爲樂。甚憂之辭也。不采我之所言。而反以教爲虐。王心昏塞。顛倒如此。以爲未知。必待既耄。言此時當有所知。又何待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弔。回遹其德。俾民大棘。告爾不爲不久。若能聽用。則庶幾無悔。不然。則雖悔無及也。故又盡言之。今天困我以艱難。將速我以喪亡。我所取譬。不遠。維德之隅。一喻也。如彼泉流。二喻也。白圭之玷。三喻也。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四喻也。荏染柔木。言緡之絲。五喻也。所喻如此。愬之于天。切不可差忒也。爾或回遹。民用困急。則喪亡不可救也。

聞音曰。疾集二切。告古得切。政諸成切。叶今。汝雖湛樂爲句。從弗念厥紹爲句。樂魚教切。叶紹。刑寒剛切。叶王。大率陽庚兩音多通用。兵補茫切。虞元具切。儀牛何切。嘉居何切。爲吾禾切。言旁紐作孽。苟旁紐作格。集韻。舌逝皆食列切。四字無不叶也。以矣相叶。亦可。然吳氏以爲未詳。非也。讎市又切。報敷救切。友羽軌切。子獎禮切。格剛鶴切。度待洛切。射弋灼切。嘉居何切。儀牛何切。絲新齋切。言魚巾切。今西人猶作此音否。補美切。事上止切。昭之笑切。樂魚教切。慘七到切。藐眉教切。虐宜照切。國越逼切。

總聞曰。其初歷舉哲人之語言。自於乎小子而下。則已之語也。哲人畏禍。茹言而不吐。我畏義盡情而不匿。當是彼疏此親。彼當用邦無道則愚之法。此當用同姓之卿之法。不但分親。亦當屬尊。尋詩可見厲王在位四十七年。在纘十五年。計六十二年。方嗣位。必少年。此稱小子殆是。

桑柔十三章

案桑柔。舊爲十六章。雪山自第八章以下。合併爲十章。篇末當有闕章。今佚。

窺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桑柔初茁而未盛也。止可維甸。過甸則捋采稀疏。言不久也。言民甚病。不可以支歲月也。繼又愬之于天。大率人情無所洩。則愬之于天。似怨天非怨天也。聲怨于天。歸怨于人。故天者萬物輸情之所也。四牡騤騤。旃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世治見旗旐以爲喜。世亂見車旌以爲哀。此總言亂之狀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止云徂何往。君子實維。止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當位者不以正固爭。而以默爲事。此厲階所以至今爲梗也。此總言禍之端也。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憊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瘵。孔棘我圍。此總言已奔走困急之狀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濯所以救熱。用之不善。則反以及溺。我告我誨。爾當善用之。

如彼遡風。亦孔之僇。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此條舉之事也。力民所以作稼穡。反不得食。而有代食者。是力民藝之。而他人食之也。如是代食者坐享所奉。豈不自以爲嘉。則代食爲民之病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蠹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此條舉之事也。不幸降蠹賊。以病稼穡。身有所屬。力無所施。故田卒至于荒。則力役爲民之病。二也。大率禍亂之源。皆生于農事之廢。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此以下多稱維。此維彼。維此者。欲其爲此也。維彼者。欲其不爲彼也。此秉心宣猷。則考其質者。彼自有肺腸。則使其狂者。惟其自有肺腸。所以交相譖。而不相善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此所見者遠。所言者遠。彼或覆或狂。喜覆狂。則不喜遠者也。賢者豈不能分別。此爲覆爲狂。何用犯此畏忌。以詒我危辱也。言時不可正言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此懷良心者。既不求亦不進。彼懷忍心者。既加顧又加復。既愛忍心。則必不愛良心者也。故貪亂者安

爲荼毒而無復惻怛也。凡當毒者皆當大風之衝。大空之谷。可見人之危恐也。

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此懷良心者。則所爲皆善。彼懷不順之心者。則所行皆污。凡遇貪濁者。皆當大風之衝。安得不傷敗也。相聽從之言。則對。可諷誦之言。則醉。不用其良。而反使爲悖者。故良人衰。不順之人盛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

朋友疑其在朝廷。無所別白。故曉之曰。我豈不知而無所爲。如蟲之飛。可弋而獲。蓋小人陰于汝而陽于我。而任事之人。主薄而不主厚。喜背國不喜面。旣能爲不利。則或恐不勝。故不如且已也。曉之辭也。民之回遙。職競用力。止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止覆背善背。雖曰匪予。旣作爾歌。

民之所以多端。皆在職者主競。故競者用力也。民之所以未定。皆在職者主盜。故盜者爲寇也。薄言不可。則已。反于背肆詈。汝雖自以爲非。我欲推怨他人。然已爲爾作歌。烏能掩其惡。而文其奸也。言歌可諷。而人喜傳也。

聞音曰。填。池鄰切。天。鐵因切。燼。旁紐作辛。叶頻。溺。奴學切。瞻。職良切。相。思將切。迪。徒沃切。垢。居六切。悖。蒲昧切。獲。黃郭切。赫。黑各切。背。必墨切。民之未戾。止不可。叶背善背。終爾歌。可歌。相叶。吳氏不得謂之未詳也。集韻。可歌。皆居何切。

聞物曰。姓。姓。鹿精采貌。鹿在林而人遇谷。言鹿之不如也。

聞人曰。序以爲芮伯。毛氏以爲芮良夫。蓋承左氏其言旣明。當從所譏詆之。小人當是榮夷公之徒也。聞跡曰。作此詩者。當是或行或居山野之中。其首言桑。其次言水。其次言草。其次言蠹。其次言禾。其次言林。其次言鹿。其次言谷。凡再。其次言風隧亦再。其次言弋蟲良夫。或以正言不容退處未可知也。聞事曰。風起則塵埃肆揚。人物不見。今西北多然。逆風而行。尤不可。故曰如彼遡風。亦孔之僂。僂與愛同。風衝則草木頽偃。隧道卽成。今西北猶然。大率多在山蹊之間。故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谷讀作浴。民敬事稼穡。肅敬也。從事草間。莽草也。反以爲緩嫚。是欲奪民力以爲代食者也。皆代食之人。蔽上如此。樊氏詆王氏。是謂我耕稼而汝食之。相傳不平之語。史書文言爾。總聞曰。君子小人不可以雜處。雜處則小人必勝。君子必負。此詩反覆委曲如此。然所謂維此者。實何所設施。維彼者。實何所懲艾。當時之治亂興亡可見。

雲漢八章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首二句。與有嘽其星同意。言無雨狀也。何辜今之人一句。辭端已切當。

旱旣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寧丁我躬一句語意又切當告困于后稷又告困于上帝

旱旣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告困于昊天上帝又告困于先祖

旱旣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告困于羣公先正又告困于父母先祖

旱旣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惓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遜

又告困于羣公先正又告困于昊天上帝寧俾我遜次棄天下而逃困之極也

旱旣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瘝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又告困于昊天上帝又告困于明神憯不知其故此災衆知其自厲王而稱不知其故者爲父諱也

旱旣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告困于庶正羣臣又告困于昊天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又告困于昊天又告困于大夫君子庶正何求爲我言何必求我我將遜也羣公三公也先正羣公之先正也已往者也書昔先正保衡孔氏正長也庶正現存者也如天官宮正地官黨正之屬統言之也

冢宰言其長也。天官膳夫地官師氏言其屬也。左右統言之。數官言皆近王也。靡人不周。天官酒人之屬。地官封人之屬。無人不及也。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之屬是也。君子統言之。數官皆美稱也。言官僚錯綜參差。又非可以十月之交爲例也。宣王求天求帝求神求先祖求父母而又求于臣。言我雖棄位臣則受戾。故未忍去。而若冀寧也。

聞音曰。女鐵因切。臨力中切。皇矣臨衝。韓氏作隆衝。臨當讀作隆。推吐雷切。遺夷回切。顧果五切。助狀所切。予演天切。川樞倫切。遯徒勾切。莫幕故切。虞元具切。宰獎禮切。今南人以兒爲子。獎禮切。又爲宰亦獎禮切。子宰皆通。右羽軌切。正諸盈切。云如何里。將如之何。言計窮也。里辭也。今北人猶有此音。

聞人曰。序以爲仍叔美宣王也。尋詩皆王辭。是時喪亂方繁。不見天下喜王化復行。王自憂不見百姓見憂。他稱召康公召穆公凡伯衛武公芮伯惟芮伯粗可攷。然皆美諷譏切。以爲他人所作。猶之可也。至仍叔決非叔辭。按經世宣王癸酉卽位。大旱之甚。必其初基之時。魯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左氏仍叔之子弱也。杜氏譏使童子出聘。故本父字。自宣王初年至是得一百二十三年。而其子尙幼。當亦未及弱冠也。如此方仍叔能爲文美君之辭。官爲大夫則非幼稚者也。大約以其年度之一百四五十歲。而百餘年生子。亦似非人情。識者更詳。

總聞曰。兩言大命近止。言將亡也。非是哀辭。實有此理。不諱此字。然後可以感人動神也。

崧高八章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申、申伯也。甫、仲山甫也。鄭氏以甫爲訓夏贖刑之甫侯相去近二百年。所不可曉。疊疊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旣成。旣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騶。鈎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至是遣行也。王舅非獨申伯一人。故曰往近王舅。當是諸舅。先有在謝者。今與相近時。申伯在諸舅之中最尊。故曰王之元舅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粳。式遏其行。至是餞行也。以謝爲國。故自西而南稱還歸。

申伯番番。旣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至是始至國也。申伯皆稱王命。王錫王遣。王餞皆憑宣王之威靈而已。則缺然。故稱不顯。此周邦所以咸喜也。若申伯以屬行之尊。委寄之重。夸耀矜驕。以是爲顯。人情方且不平。何由皆喜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聞音曰。天、鐵因切。翰、胡干切。蕃、分遭切。式、失吏切。伯、逋莫切。邦、卜工切。田、他因切。馬、滿補切。寶、博抱切。

行、戶郎切、番、分邇切、翰、胡干切、憲、虛言切、國、越逼切、碩、常約切、伯、逋莫切。

聞跡曰。謝在汝南謝城。後以封爲氏。郢在長安郿縣。音媚。恐當與歸相叶。音眉。

總聞曰。古有五嶽。爾雅。河南嵩。河西華。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又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書四嶽。謂東西南北也。嵩在中。帝者之鎮域。故不使臣掌之。毛氏徒知爾雅。山大而高曰崧。而不攷嵩高爲中嶽。二說皆爾雅也。何獨舍一而取一。當是欲附合四嶽之義。故遺一嶽。而不知闕中中者。五數也。又當是以崧嵩異字。而不知通用也。于是以堯時姜氏掌四嶽。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又以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止須後說。不須前說。申甫皆當是此境所生。故申伯封謝。山甫封樊。嵩高爲太室。屬豫州。

烝民八章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生。生仲山甫。

民之秉彝。好德。蓋其常稟。然天有特爲時而生者。則與常稟不同。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衰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至是方徂齊也。當是東方有大變。故山甫自上卿出將命。恐是厲公胡公子之亂。

聞音曰。下後五切。明謨郎切。寡果五切。圖動五切。及極業切。彭鋪郎切。喈居奚切。風孚愔切。蔡昏。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正用此詩。惟若賦難叶。蓋在下字上作叶也。是使相叶。讀至是少止。若使作餘聲可也。古文難執定律。當通方也。

聞訓曰。詩言東。又言齊。其爲東齊必然。爾雅以爲齊疾也。郭氏引仲山甫徂齊實之。此書蓋可疑也。而釋者亦未必其人。其人蓋亦博達者他識者更詳。

總聞曰。齊亂在宣王卽位之三年。立公子赤。誅殺厲公者。恐是山甫所畫。按司馬氏。胡公自營丘徙薄姑。獻公自薄姑徙臨淄。經世蓋在厲王丁未。至宣王初立。得二十七年。而毛氏以爲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臨淄也。不應以二十三年之前兩世之後而始與之定居。則徂齊者。其爲定無忌胡赤之亂。審也。

韓奕六章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止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止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止朕

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自纘戎祖考。至以佐戎辟。當是册命之辭。如平王册晉文。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下叶武。如桓王册晉文。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慝叶國。靈王册齊莊。世昨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又纂我祖考。無忝乃舊。亦多韻語。不然則是增損其文入詩。大率古文多韻語。非有意作爲。天機所動。語音自律也。

四牡弈弈。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止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止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鞞靽淺幘。脩革金厄。

此自韓城覲京都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魚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此自京師歸韓國也。屠當作杜。謂杜郵也。古屠杜通用。左傳。晉大夫屠蒯。禮記作杜黃。胥恐亦是地名。當是摺次也。摺次與休屠相近。屠胥恐是此識者更詳。古今遼邈。無由可見其的。但以所載稍可附近者。又以人情事理推之。庶乎其可也。顯父。周大夫侯氏三水姓。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止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止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鄭氏、汾王、謂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莒郊公黎比公，此亦善推古也。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止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鱖甫甫，麀鹿嘒嘒，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旣令居，韓姑燕譽。

蹶父姓姑，母姓當是蹶氏。取南燕姑氏有此女，女戎隨母姓，故蹶獨稱父也。古燕在滑州，燕譽言母黨亦喜而譽之也。毛氏以燕作安，殆未嘗細攷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熊。

韓城在周畿，當是昔封時，國中有燕人。今又燕甥來爲國母，皆韓人喜之辭也。韓之先祖，或曰周成王之子封韓，或曰周武王之子封韓。後避難爲寒氏，據諸家舊說，多言武王之子，所謂先祖，卽始受封者也。不知主名，其後易韓爲寒，亦有此理。晉封武子于韓，當是再續。當時周疆多雜夷種，追貊當是韓城以北，相附近者也。氏羌亦當是韓城以西，相附近者也。韓侯特受命統在北者爾。尋詩當是其祖所隸，聞音曰：解古義切，易夷益切，辟必歷切，衡戶郎切，幘莫歷切，厄於栗切，彭鋪郎切，樂魚教切，籍祥倫切。聞事曰：出祖者，二仲山甫出而如祖之儀，上云纘戎祖考是也。韓侯出而如祖之儀，下云以先祖受命是也。陳氏此說亦新，然不必如此過用意也。左氏昭公適楚，夢襄公祖，襄公適楚，夢周公祖，杜氏祖祭道神也。毛氏輶道祭也，用此爲安。

聞跡曰韓城在同州梁山在韓城縣孟子所謂去邪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總聞曰雅之餞有二王餞于鄘王親餞也顯父餞之鄉往餞也此詩之餞有二顯父之餞在屠者也侯氏之燕在胥者也其禮則殺其餼則降此足見宣王待中伯韓侯有差。

江漢六章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陳氏江漢常武同爲宣王淮夷之詩江漢之詩王命召虎是淮南之夷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淮北之夷亦善推古者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詩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至七閩八粵則自淮以南之夷此說爲的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周册命臣下各有所無定處伯姬鼎王在周康穆宮寢入門立中庭北鄉史恭受王命書王呼史藏册錫寢此當是在周文武宮也旬當是史名宣當是命書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此文人召虎先世也古彝器多稱文考等辭父敦用對揚王休命用作文考寶敦誡敦對揚王休用作

朕文考。寶敦。師毳敦。對揚皇君休。用作朕文考。乙仲寶敦。大夫始鼎。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日己寶鼎。古者美稱莫如文。故君以稱臣之先臣。亦以自稱其先。亦有稱皇考者。錫敦。對揚天子休命。邢用作皇考。龔伯尊敦。亦有稱皇文考者。牧敦。敢對揚王丕顯休。用作朕皇文考。咎伯寶尊敦。大率稱文考爲多。古者錫有功。則必有彝器。以紀其事。以告于家廟。敦。鼎。食器。宰辟父敦之類是也。卣。飲器。此秬鬯一卣是也。書。文侯之命。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與此詩相符。其先稱文武。則所謂文武受命是也。次自稱。則所謂無曰予小子是也。不我沖君不足紹文武。而但盡爾方以似召公也。次稱其先。則所謂告于文人是也。書。先稱汝克昭乃顯祖。孔氏。唐叔也。次追孝于前文人。孔氏繼先祖之志爲孝。則謂唐叔也。此文人當是召祖也。于周受命文武。周之始祖當是于文武之廟受命也。爾祖當時受命于文武爾。此時亦宜受命于文武。蓋文武既有賢臣。又有賢孫。皆文武所肇也。非我敢私也。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止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召公答冊命之辭。不稱文武者。已拜命于文武之廟。此則拜恩于宣王之廷。略見古者冊命功臣之制。聞音曰。滔。他侯切。湯。普羊切。定。唐丁切。海。虎猥切。翰。戶干切。似。養里切。命。彌併切。考。去久切。壽。殖西切。國。越逼切。

聞訓曰。肇。始也。戎。大也。自此加敏以大。召公之烈。言自召公之後。初有虎也。

聞人曰。作召公考。召公。康公也。召。虎祖也。考。召。虎父也。王命多及召祖。故兼祖考答之。古者臣謝君之賜。其器多然。宰辟父敦。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寶敦。戴敦。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寶敦。此必有器。上所謂卣者。殆是又知對揚王休者。對揚王之休而已承之也。下作召公考。王命始作之也。古亦有兼祖考而作器。虞敦。作皇祖益。公文武伯。皇考。龔伯。鼎彝厲鼎。用作皇考文考孟鼎。兼祖考而言之者也。總聞曰。後二章。一則宣王册命。及俾作彝器。大略之辭。一則召虎答册命。及所作彝器。大略之辭。亦當是採當時册命實語。又采當時彝器實語。合而成此詩。韓侯止有册命一節。比此差略。

常武第六章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此詩無命題。字義所命之卿士。南仲爲太祖。官爲太師。字爲皇父。當是自南仲以來。累世著武。故曰常武。或曰。古者有功則書之。太常舉南仲。載在太常之武功。以命其孫。故曰赫赫明明。日月至周始自衮升常。此義差長。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姓則程。爵則伯。字則休父。當是副皇父者。尹氏掌命之官。疑是史也。扈敦。王呼史大册命。扈敦。王呼內史吳册命。牧古册命。臣下多史掌之。此初曰王命卿士。次曰王謂尹氏。疑先所稱王命者。卽尹氏也。古文語法如此。史尹氏命二人。而于後結之。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闔如虓虎。鋪敦淮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聞音曰。士公土切。父扶雨切。戒。訖力切。國。越逼切。緒。象呂切。業。宜卻切。騷。蘇侯切。怒。暖五切。苞。逋甌切。國。越逼切。來。六直切。

聞字曰。戎。吳作戍。棠棣。烝也。無戎。亦作戍。然棠棣不必。此爲戍可用。

聞事曰。其初王舒不甚怒也。止欲保安其作業而已。其次王奮乃甚怒也。王怒故將亦怒。所謂虓虎執虜。當是不可招來。不受慰撫。故至于殺伐。向使如淮夷卽來求來。鋪則無事此也。大率淮南之夷弱。淮北之夷強。

總聞曰。江漢常武。均爲淮夷之詩。然江漢差易常武。若用力過多。設辭過周。舊說預告徐土之民。不久處于是。汝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之驚怖。先以言安之。又我非解緩。非遨遊。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雖未必全然。亦有是理。當是皇父德望信譽。不及召虎。故徐方驚逸擾動。易克而難安。其末寵勞之禮。遠不及召虎。亦其人其功。自有差降。

瞻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止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蝨賊蝨疾。靡有夷屆。止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蝨賊蝨疾。貪者也。罪罟虐者也。二者士民之所以皆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止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止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止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此推言蝨賊罪罟所由起。自婦人寺人也。故曰時維婦寺。

鞠人伎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此又推言婦寺所由昌。自君子也。故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大率商賈者。一賣一買。一識。謂牙儉也。此所謂三倍。當時在重位而稱君子者。乃商賈之牙儉也。賤之辭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何以災異而責王。神何以不富盛而厚王。則天神之意可知。何不念爾之宮。介冑。一害也。夷狄。二害也。此則不問。而惟我相忌。其爲害者不在我。而在彼也。怨之辭也。災則不弔。不畏天者也。威儀則不善。不作人者也。有人相助。猶或庶幾。又云亡。則必殄瘁矣。亦怨之辭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天之降罔甚寬。未必能觸。維人云亡。則可憂。賢人去。則天罔逼矣。此不恨王之不弔。不類而痛人之云亡也。憂之辭也。

後。譬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止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鞫。無忝皇祖。式救爾

泉。久則愈深。心久則愈憂。此時不在我先。不在我後。適然當此。豈非天乎。傷之辭也。苟能盡固其民。不忝于祖。尚可救其後。所謂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此又愛之辭也。

聞音曰。說王氏引此詩。作脫叶。奪如此。則脫旁紐作受。叶有兩上叶。兩下叶。皆隔句叶也。階居奚切。天鐵囚切。寺祥吏切。背必墨切。富方未切。天如本音。先祖後以爲不叶。大率武部有兩聲通叶。藪隴主切。亦蘇后切。斗腫庚切。亦當口切。嫫部有兩聲。亦通用。注抹遇切。亦丁候切。逗廚遇切。亦他候切。不可悉數。則後亦可叶祖。籠五切。

總聞曰。一顧傾人城。一顧傾人國。非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此語所從來已久也。聰明才略之君。不以再傾爲懼。而以再得爲難。所謂懿厥哲婦也。

召旻七章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瘝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當是既有小旻。大旻。故以召加旻。末章有召公也。

天降罪罟，蠹賊內訌，昏楮靡止，潰潰回遘，實靖夷我邦。
我居圉卒荒，言彫殘也。實靖夷我邦，言寂寞也。以靖夷爲佳語則非。

皋皋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皋皋，大言也。訛訛，小語也。不自知其爲玷，惡小人之辭也。人心危則君位危，憂君之辭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苴當作菰，車前草也。遇旱而草亦如此，禾其可知。草亂茂原野之中多然，今不散則不茂，言彫瘁也。且指一物言之，如車前最耐旱，亦棲止不橫逸，他草可知。我觀此邦，反無不散者，草當亂而不亂，人不當亂而反亂，物反性則無生意。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稗，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昔之富，多君子，不如今之富，多小人也。昔之病，少君子，不如今之病，少小人也。言相反也。維時以爲榮，此時以爲米，以榮爲米，可見君子之窮病也。我不退而自默，而尙爲位之長，此事甚大，言可慮也。此章言胡不自替。職，兄斯引。下章言職兄斯弘，不裁我躬。語參差則文逾健。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池竭不肯言自瀕，諱無外注之水也。泉竭不肯言自中，諱無內發之水也。言外之善言不來，內之善言亦不來。彼既諱言，人皆以何不勿言相戒，我猶居位之長，此事甚大，又言可慮也。此在高位，任重事而

無可奈何。徒懷深憂。慮後患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

維今之人。豈不有似舊者。言亦有召公之流。但無先王爾。所謂天生堯舜。禹稷自至者也。

聞音曰。喪。蘇郎切。訏。戶工切。共。居容切。邦。剝工切。茲。津之切。中。諸仍切。害。何葛切。躬。姑宏切。舊。巨已切。

上以二里相叶。

聞字曰。替亦作替。當作替。案替。說文作替。或从𠂔。說文先首筭也。替俗。先從竹。從替。當卽此字。

替。從之得聲。乃與下文側吟切正。合。今俗書替亦从𠂔者。也。誤。以似而轉側吟切。正語之聲也。呼音合引當作弘。亦以似而轉胡

肱切。替弘相叶。兩章皆稱職兄斯弘。作引無謂。

總聞曰。古稱昏亂之時。如幽如厲。蓋無以加也。然觀發爲篇章。舒爲歌咏。有不諱之朝。所難言者。至唐

猶有此風。元白反以此得名。而時君世貴。未有逞憾者也。至其亡也。鄭繁猶以此結驟知躡大位。古風

雖替而未盡絕也。

詩總聞卷十九

頌

聞頌一

南風雅皆周。獨頌有周。有魯有商。魯則本國。商則異代。季子所觀。其辭極天下之美。恐魯僖公未足以當之。史克亦未足以當之也。杜氏以爲盛德之所同也。爲有商魯。故同爲盛德。魯僖未爲盛德。與成湯不惟分位不倫。而人品亦異。季子所言容或有溢美。猶之可也。孔子所存。當纖毫勾撮無差。不應孔子魯人。私于鄉里。情義如此。細推。恐風亦有魯。此當與東山等詩同次。而商頌之外。亦容有虞夏。虞書明良之歌。所謂直而不倨者也。夏書五子之歌。所謂哀而不怨者也。不應孔子商後。私于祖先。系胄如此。故自孔子之後。更世繇遠。歷亂繁夥。不惟有所遺軼。而更張移易。不可復攷。又拘于庸儒狹士。而不敢自立所見。制于凶朋捍類。案捍當作悍。而不敢有異。其言姑存。以待識者。孔子所稱三百。今三百五篇。或曰舉成數也。若後遷就以附會成數。或四五六百。或七八九百。又烏可知。此亦未聞。子夏所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今無素以爲絢兮五字。其語意又不相符。此恐別有一篇。非頌人也。而今無見孔子所誦。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正是兄弟隔離之意。此恐常棣有此一章。而今不存。則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過此以往。其不得其所者。又不

可勝計也。

聞頌二

武王頌止有一詩。禮武樂最詳。周家造基作樂之本。其詩乃簡略如此。一奏一終爲一成。始而北出。謂攘獫狁之時也。當有詩再成而滅商。謂陳牧野之時也。亦當有詩三成而南。謂定荊蠻之時也。亦當有詩四成而南國是疆。謂服江漢之時也。亦當有詩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謂分陝郊之時也。亦當有詩六成而復綴以崇。謂伐崇墉之時也。亦當有詩六奏而武樂成。今存武詩當闕他詩也。如時邁如執競如酌如桓如賁如般皆當分配武樂。但年祀久遠古法不傳。學者所見不卓。守株按圖。將何時而已。今以禮推之。略見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與執競詩相應。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與酌詩相應。武亂皆坐。周公之治也。樂歌至亂辭則終。所以皆坐而享成。與桓賁般等詩相應。此五成以前也。六成而復綴以崇餘樂餘聲也。與時邁等詩相應。此五成以後也。所謂遲而又久。度獨比諸樂爲延袤也。今序者以賁爲大封。不見大封。以桓爲類禡。不見類禡。類禡出師之祭。今詩皆保定之意。以是知皆爲武樂所用也。

聞頌三

頌諸篇多四字一句。其間有一字二字三字至五字者。舊說以爲取數五行。宋孝武使謝莊造郊祀明堂歌辭。依五行數。木數用三。火數用七。土數用五。金數用九。水數用六。此用月令之數也。水一火二木

三、金四、土五、則洪範之數也。蔡邕云：東方有木三、土五、故八；南方有火二、土五、故七；西方有金四、土五、故九；北方有水一、土五、故六。若如謝莊之制，則八言九言太長。今以洪範爲定，如清廟無射于人叶，對越在天，則斯一字爲句，終章曰：斯此餘聲也。一字者也。維清緝熙，肇禋，皆兩字爲句，二字者也。天作，彼作矣，彼徂矣，三字者也。至他四字、五字甚多，俗以緝熙文王之典六字，除之字，則五字也。無封靡于爾邦六字，除于字，則五字也。大率凡六字一句，皆有助辭，無助辭者，則有斷句也。夙夜基命，宥密六字，每三字一句。基協熙，則非六字也。儀式刑文王之典七字，刑字斷，刑叶方，則非七字也。九畹一五行萬事，無不由之而出，謝莊亦有所自來也。

周頌

清廟一章

館本案。今補錄經。原本缺葉。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秀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維天之命一章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聞音曰：命，眉申切。叶純。下皆以之相叶。

聞句曰：一句單入。

總聞曰詩稱文王多以於爲辭於嘆聲也亦見一唱三歎遺音之意大率文王之樂自清廟之外皆有清廟之音也

維清一章

維清止緝熙止文王之典止肇禋止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合兩詩一純一清則見文王氣象清廟亦一清氣象尤著大率文王如空虛澄霽武王加之雲雨變化不可同語也

總聞曰肇禋卽肇祀謂后稷也至文王乃始有成書我文考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勳已成而統未集故其後但言昊天成命而已所謂戎衣天下大定垂拱而天下治于其旣成而加之孔氏武成者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于克商此成非爲此也蓋謂武樂一終爲一成此旣作武樂以象其功又作武成以述其迹也併載于此

烈文一章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止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此君譽臣之辭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無封無專封也所謂無有封而不告者也靡于爾邦勿私已國也所謂無曲防無遏糴也無靡皆禁止

之辭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此君戒臣之辭也。前王尙且不忘。辟公其可忘之。

聞音曰。首尾皆以之相叶。驅旁紐。躋保旁紐。博相叶。邦。卜。工。切。上叶公。下叶崇。皇。胡公切。叶功。訓旁紐。薰叶人。刑旁紐。檄叶德。

總聞曰。大率序拘于頤。以成功告神明之意。故皆以神明祭祀爲言。雖無見者。且彊而歸之。此以爲卽政助祭。臣工以爲助祭。遣廟二者。以序參詩言之。皆助祭受遣之詩也。何前不言遣于廟。後乃言遣于廟。慮重出也。無由助祭之時。相禮之際。發語皆曰其其者。期之之意也。若使誠如序者之言。亦必與臣工皆任載見有客之後。惜乎遼邈不可復更正也。

天作一章

天作高山。止大王荒之。彼作矣。止文王康之。彼徂矣。止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聞音曰。上句叶荒。康行是也。行戶郎切。下句叶矣。之是也。矣。魚其切。細推皆叶。韓氏岐山操。岐有岨。我往獨處。正用此詩。以徂爲岨。當有所自來。旁紐亦近宵祖兩韻。仍通用。作爲倣保爲補。皆叶。今西北人猶有此音。

聞句曰。一句單入。

總聞曰高山岐山也周家之興自岐縣詩可見

昊天有成命一章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止成王不敢康止夙夜其止命宥密止於緝熙止單厥心肆其靖之成王眞成王也

聞音曰首尾以之相叶中基熙相叶靖旁紐子盈切叶心

聞句曰兩句雙入

總聞曰並受此丕丕基見書立政初兼稱文王武王繼三稱文王一稱武王又稱以並受此丕丕基故此稱天命亦並言受至言文武之際又自有微意也

我將一章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止儀式刑止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止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止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聞音曰牛魚其切與之叶末威與之叶相似不爾用右旁紐夷周切叶牛方披耕切叶刑饗旁紐虛良切叶王吳氏三之爲韻亦可

總聞曰詩多言文王之典今周禮蓋文王之時所著所謂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皆造始之意自太王已有司空

時邁一章

館本案。時邁。執競。思文。三章。原本缺。今補錄經文于左。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執競一章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思文一章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聞事曰。毛氏。牟。麥也。說文來牟。天所來也。亦可通用。

總聞曰。生民言誕降嘉種。至此又言貽我來牟。恐止是舜降此種。故曰汝后稷播時百穀。鄭氏亦烏將牟麥俱來。雖可附會。要未必實然。大率亦履神迹。吞鳥卵之比。毛氏則不如此也。

臣工一章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止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止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止迄用康年。命我衆人。時乃錢鏹。奄觀銓艾。

此於皇來牟。卽思文貽我來牟也。上帝卽思文。帝命也。大率周家凡舉農事。必舉后稷。此恐是藉田之

禮、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案諸侯上當如月令有此臣工、公卿、大夫也。保介參保介也。元日，正月一日也。元辰，三月一日也。故謂暮春。

聞音曰：茹，人余切。叶畚、艾、魚刈切。叶帝集韻：茹如艾，又皆通。案又當作父，年彌因切。叶人，如克配彼天。叶立

我烝民，皆不爲韻。亦叶然，則古詩縱橫委曲多叶。今但得叶韻已足，安能盡如古風也。

聞訓曰：奄，忽也。方新畚，忽刈穫，當與新畚連玩，卽覺銚艾有力。

聞用曰：銚，穫禾短鎌。非穫從金可見。

總聞曰：嗟嗟之意，可以動人，亦又如何？皆于人有感，古人相與皆真情，故發語吐懷有餘味也。

噫嘻一章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止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成王，真成王也。與昊天有成命，成王同。鄭氏：昊天有成命，成王成此王功也。毛氏：以成王成是王事也。

鄭氏：成此王功也，何用費力也。

聞音曰：穀，古候切。叶耦集韻：穀，一木也。一善也。皆居候切。上句爾叶里，一章兩上叶，兩下叶。

總聞曰：噫嘻亦嗟嗟，但嗟嗟君接臣，噫嘻下接上，皆有情也。

振鷺一章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止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聞音曰。斃。丁故切。

聞跡曰。西雝。但雝非辟也。公絨鼎。王在下保雝。薛氏深悉古文疑下保雝者宮名。如西雝之類。又伊卣王飲西宮。烹烹亦雝也。疑卽西雝。然則雝既有上下。亦當有東西。側集于西爾。

總聞曰。不必以客遂衍意爲二王之後賓亦客也。何不以鹿鳴彤弓比。此詩恐止是羣臣也。

豐年一章

豐年。止多黍。止多稌。止亦有高廩。止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齊侯鐘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則祖與妣配。母與考配。伯頌父鼎。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皇母乳母。古者不專言祖母考妣。又與父鼎亦然。不見此則祖妣似可疑也。禮以享先妣。鄭氏姜姬也。以享先祖。鄭氏先王先公也。易過其祖。遇其妣。古配耦之語多然。而後世惟執父母爲考妣。雖書則然。相傳無定稱也。

聞音曰。年。彌因切。廩。旁紐作臨。上下相叶。中。黍。稌。相叶。皆。舉里切。與上四韻相叶。

聞用曰。禮厚薄之齊。酒厚者也。醴薄者也。所謂醴酒。至漢猶有此名。見楚元王傳。

總聞曰。所食之餘。藏之于廩。以待他年。故曰亦有毛氏亦大也。集韻。突大也。亦又也。語勢作又爲當。

有瞽一章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止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止嘒嘒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聞音曰。聽他經切。

聞句曰。首兩句總起。下六句叶瞽。又下五句叶庭。分叶首兩句。此詩人別一規制。

聞字曰。說文引詩鐘鼓鐃鐃。或從音。執競作鎡。此亦當作鐃。以嘒爲小兒聲。引詩其泣嘒嘒。此與鐘鼓之聲不類。然亦可通用。

總聞曰。此詩雖簡。合樂略備。毛氏。業。大板也。所以飾柶爲縣也。植爲虞。衡爲柶。蓋鐘磬之縣也。毛氏崇牙上飾。卷然後可以縣。孔氏。業之上齒。以其形卷。得掛繩其上而爲縣也。樹羽。置羽也。置于柶虞之上角。亦以爲飾也。小師下管。擊應鼓。鄭氏。鞀屬也。太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鄭氏。田當作鞀。鞀。小鼓也。小胥正樂縣之位。鄭氏。樂縣。鐘磬也。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夏。大也。此則大鼓也。應田皆小鼓也。眠瞭。播鼓擊頌磬笙磬。小師鼓鼗祝圉。鄭氏。鼗如鼓而小。亦小鼓也。祝。如漆桶中有椎。敵。木虎也。小師鼓鼗祝圉。敵。簫管弦歌。毛氏。簫。編小竹管如篴併而吹之。此皆在庭之樂也。自今推古略見。先設鐘磬之縣于庭。然後小鼓與大鼓間作。小鼓與磬亦間作。小鼓多鐘。大鼓單鐘。小鼓節雜。大鼓節全。樂磬與小鼓相參爲節。以均和諸樂。大鼓統而鎮之。鼓磬既備。則簫管次用。蓋歷神坐。舉獻爵。大樂器則一定而不動。凡以手擊者。大也。小樂器則隨步而屢移。凡以口歛者。小也。嘒嘒。大樂器之聲也。肅雝和鳴。小

樂器之聲也。至永而後成。成猶終也。此當是武樂禮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曰病不得其衆也。咏嘆之。淫液之何也。曰恐不及事也。遲之遲之。又久何也。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則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此所謂永觀厥成也。

潛一章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鰪鰾鰻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聞音曰。祀。逸織切。福。筆力切。

總聞曰。舊說漆沮水。緩合爲渭水。則急。不必如此。但可潛則多魚。春。滲子于草。冬。匿身于穴。非有可潛之所。則魚不能蕃。毛氏。潛。慘也。孔氏。積柴養魚曰慘。四月。匪鱣匪鮪。潛逃于淵。鶴鳴。魚在于渚。或潛在淵。何必他求。或謂周家起自漆沮。故取此地之魚。以祀先祖。若爾。他物皆取初興之地。則可似未甚通也。

雝一章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稽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宣哲文武。皆稱辟公之能也。喜皇考而安孝子。舉其在列言之。此宣哲者也。此文武者也。所以上安及乎天。而下昌及乎後也。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烈考。武王。文母。武王之配。成王之母也。猶頤父鼎所謂皇考皇母。大率古以考配母也。或謂皇考祖也。皇母祖母也。齊鐘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繼言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又言汝考壽萬年。俾百斯男。則是祖考併言也。

聞音曰。后。後。皆狠口切。又皆下五切。莊子石戶之農。亦作石后之農。詩間以上聲取叶。如桑柔。祖與後叶。時邁。後與保叶。保讀作補母。滿罪切。叶祉。

總聞曰。皇考。卽烈考。皆謂武王也。孝子。成王也。毛氏。皇考。文王也。祖無稱考之禮。孫無稱子之法。烈考。武王也。文母。太姒也。母子無並右之儀。鄭氏。光明之考。文德之母。以爲見右助無歸美。一是一非。是者。其稱考母均也。非者。右烈考。蓋文王在左。右文母。蓋太姒在左。左右配陰陽。左陽而右陰。是豈可易。而或以古者以右爲尊。非尊也。蓋先也。左靜右動。動者。于用爲先。故漢右丞相先。左丞相次。然非古義也。

載見一章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絳革有鷁。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止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熙于純嘏。

聞音曰。享。虛良切。嘏。後五切。嘏。從古。亦可以古取聲。韓氏。飮沃羶薌。產祥降嘏。鳳凰應奏。舒翼自舞。舞。嘏相叶。此當以嘏叶祐。

總聞曰。諸侯來朝成王。又從成王而享武王也。皇考、昭考、烈考、凡稱考。皆武王。薛氏言考不特其父。謂其大父曰王考。謂其曾祖曰皇考。謂其高祖曰顯考。高克尊用作朕穆考。後仲並謂祖也。乃不知何祖。禮。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漢儒所記也。已于周器有違。而薛氏又益舛也。漢距周經秦古書既殘。古器又未出。反不若後人有所攷訂。薛氏所見雖博。不免有近世儒者之弊。其他昭考、烈考。又將何以處之。

有客一章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苴。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縶。以縶其馬。止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聞音曰。馬滿補切。前後馬皆叶旅。

聞字曰。宿宿信信。行辭。疊字常事。不必宿宿兩宿。信信四宿。

總聞曰。以白馬而衍爲商。又衍爲微子。似不必爾。大害義者。孔氏微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京師既有商廟。已非。又自有歌。亦非。審爾。何不入商頌。而廁周頌。孔子必不混殺君臣。錯雜今昔。當是佐武王克商之功臣。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太顛闔天執劍。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既助成淫威。自當受夷福也。

武一章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止。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聞音曰。二王相叶。受旁紐叔。劉旁紐陸。功旁紐谷。皆相叶。

總聞曰。鄭氏嗣武。嗣子或王也。甚善。文王開之。武王受之。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是武王癸丑生。乙酉崩。方其觀兵盟津。已八十五。及其克商。已八十七。所謂耆定爾功。既老而始定功也。禮詠嘆之。淫液之。鄭氏歌遲之也。不知句凡七字。凡二十八而遲遲。久立于綴。鄭氏奏武曲一絕爲一成。凡六成而復綴。反位止也。其節奏旣如此之多。其晷刻亦必所歷之久。又當是非獨此一詩。亦有他詩。而後世不可復知也。

閔予小子一章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止。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

皇考武王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止。

皇祖文王也。思武王而又念文王也。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總言之也。

聞音曰。中以止相叶。或用止。下一字叶庭。他定切。旁紐叶敬。

總聞曰。與烈文未辭皆同。烈文君戒臣。此君自謂也。

訪落一章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止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止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紹昭考之烈。而陟降于家。承皇考之休。而保明其身。未及于天下也。則以小子之故。此成王謙詞也。聞音曰。艾。魚刈切。叶止。家。古胡切。說文。身。躬也。躬。身也。從呂旁。紐。廬。可以廬取聲。說文。軀體也。廣韻。體。身也。從區。亦可以區取聲。叶家。家。讀作孤。

總聞曰。訪落。小毖。皆言未堪家多難。管蔡之變。武庚之變。淮夷徐奄之變。所謂多難也。尋詩當是成王已悟。則既踐阼數年以後。非訪落之時也。經世乙酉成王踐位。丙戌三監及淮夷畔。周公東征。則是踐阼之初。此疑卽生戊子三監平。始黜商。命魯侯伯禽誓師于費。淮夷亦平。此成王悔往更前之時也。烏得謂之訪落。集韻。一曰落。居也。一曰宮室始成。祭之爲落也。經世庚寅周公往營成周。去東征西還。二年得非所謂此落也。洛或誤轉爲落。古字亦通用。然落亦宅意。與宅洛相通。識者更詳。

敬之一章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止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止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毛氏、鄭氏、以君臣爲酬酢。今觀哉、茲、無曰、皆臣辭。小子予我皆君辭。如江漢亦合君臣爲辭也。

聞音曰哉、將黎切、明謨郎切、行戶郎切。

聞訓曰、仔肩、毛氏克也。鄭氏任也。以兩字爲一訓、未見。

總聞曰、閔予小子、訪落敬之末章、皆稱維予小子、或謂前二詩、禱祖考之詩、故閔予小子、稱皇祖者一。皇考者一。訪落稱昭考、皇考者再。此詩禱天之詩、故稱天者一。以爲成王自發辭、與前二詩均也。似亦有理、但語勢未然。

小毖一章

予其懲而止毖後患。莫予荇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拊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有小毖。當有大毖。此例頗多。言小必有大言。大必有小。以別之也。勿近荇蜂。近之是自求其辛螫也。其初信爲桃蟲之無傷。而不知其有毒也。荇蜂、草蜂也。桃蟲、桃蠹蟲也。其類又有大者如鳥。其毒甚于荇蜂。則獨蜂也。獨蜂、大如燕。人遭螫者立亡。蜂中至可畏者也。草蜂、革蜂、石蜂皆不及。

聞跡曰、蓼、地名也。見春秋。楚公子滅蓼。一在壽州霍丘縣。所唐謂蓼州也。一在唐州湖陽縣。杜氏所謂二國者也。書成王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當時淮夷不賓。成王蓋自征之。所謂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者也。言又集于蓼。蓋征淮之時也。孔氏黜殷。在周公東征之時。滅淮夷。在成王卽政之後。事相因。故連及之。此頗得其實。

總聞曰鄭氏以爲信管蔡疑周公其後懲艾之辭也。今觀稱懲似有懲于前也。稱毖有謹于後也。管蔡纔息淮夷又騷。此所謂多難也。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四詩或當在雅。而今在頌。必有不得其所者。序者旣以神明祭祀爲頌之端。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猶之可也。落訪嗣王謀于廟。亦猶之可也。敬之羣臣進戒嗣王。此嗣王求助。恐與成功告神之意有戾。何不皆言在廟。非不欲之。自度有所不安也。

載芟一章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止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嘏其醴。止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止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止驛驛其達。有厭其傑。止厭厭其苗。縣縣其庶。止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止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止有飭其香。邦家之光。止有椒其馨。胡考之寧。止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止振古如茲。

聞音曰柞側柏切澤直格切伯與澤一葉。醴與伯一葉。不換韻。士耜連一葉。穀活連一葉。活呼酷切。達傑連一葉。達陀悅切苗庶連一葉。庶表驕切。濟積秭連一葉。濟子禮切。積子賜切。醴妣禮連一葉。香光連一葉。馨寧連一葉。末一句單結如生民體意凡十一葉。

總聞曰此詩凡其意所起皆曰有有嘏其醴有依其士有略其耜有厭其傑有實其積有飭其香有椒其馨如生民意所起皆曰誕誕有皆發辭也發辭雖是虛辭其間物態事情燦可睹也。

良耜一章

粳粳良耜。俶載南畝。止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止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饒伊黍。止其笠伊糾。其縛斯趙。以薊荼蓼。止荼蓼朽止。黎稷茂止。止穫之捃捃。積之栗栗。止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止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止殺時稔。牡有捃其角。以似以續。止續古之人。

聞音曰。畝。滿罪切。畝與耜一。叶。活。呼酷切。活與穀一。叶。女。宮。黍。一。叶。糾。趙。蓼。一。叶。糾。其。皎。切。朽。茂。一。叶。捃。栗。一。叶。墉。櫛。室。一。叶。盈。寧。一。叶。牡。角。續。一。叶。角。姑。沃。切。末。一。句。單。結。如。載。芟。體。意。凡。九。叶。總聞曰。兩詩皆稱實函斯活。此非習知田野。深探物情。不能道此語。

絲衣一章

絲衣其紆。載弁俶俶。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止甬鼎及鼐。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聞音曰。吳氏以牛爲魚奇切。叶。鼐。津。之。切。不。若。以。牛。附。上。以。鼐。附。下。自。叶。

總聞曰。將祭而眠牲。眠饌。眠器之類也。旣畢燕以勞之。自堂徂基。自上而下也。自羊徂牛。自小而大也。甬鼎及鼐。自大而小也。言往復檢校也。

酌一章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止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惟爾公允師。

尋詩無酌字。亦無酌意。恐鑠是灼字。陸氏酌亦作灼。與酌同意。而與灼同形。與灼同音。恐初傳是灼字。已而漸轉作灼。又漸轉作酌。集韻。鑠亦作燿。灼亦作燿。字畫相犯甚多。說文。鑠。銷也。灼。炙也。皆是火意。

或古字通用。亦未可知。爾公允師太公也。武王沒。成王嗣。太公尙無恙。見書二公。其一太公。聞音曰。矣之嗣師相叶矣。魚奇切。嗣詳茲切。亦叶師。

總聞曰。遵養時晦。謂文王也。我龍受之。謂武王也。載用有嗣。謂成王也。公號師官。則望也。湯造商。專以伊尹爲辭。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武王造周。亦專以太公爲辭。曰旣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或謂太公周召之徒。此不然也。尋詩可見。此詩公字上加以實。師字上加以允。至確之論也。

桓一章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止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在第四句以爲首題。此詩主意在桓。

聞音曰。邦補耕切。年彌因切。相叶家。旁紐作甲。間旁紐作甲。可叶。又天間一叶別出。

聞字曰。間作閑。古字多用此。日當作月。可與天相叶。閑亦讀作賢。賢音閑。以賢取聲。閑賢通用。總聞曰。此歸馬放牛之後也。士則保之家。則定之。天意可知。自此無復事也。君其處之以閑爾。

賁一章

文王旣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止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尋詩皆無賁字。亦無賁意。當是諸詩間有無題者。後人衍意取題。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此徂維求定。

則是大定也。此時周之命，則是武成列爵分土之命也。由此遂以賚爲題。又恐其不可也。此詩再稱我。集韶予我也。又予賜予也。曲意爲辭，釋所以予之之意。蓋自我生辭，而其心有所不安，故其辭不覺涉無謂也。賚謂予其誰不知。予必于善人，亦其誰不知。豈有武王聖君而錫予惡人乎。其無謂可見也。

聞音曰：兩相思叶。前叶止，與之叶止，真而切。後叶定，與命叶，皆結以思。總聞曰：文王以勤造始，我亦當以勤受成。初言釋，推而廣之，故曰敷。再言釋，敷之不足盡，故曰於。說文：釋，抽絲也。絲，細也。長也。漸抽漸出也。不當作陳思辭也。作辭則有餘味。作惟則既云釋，又云思，印覺語繁而意枯。上時辭也。於辭也。下思辭也。中存一釋字，有咏歎淫液之勢。此則在人會意也。

般一章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嶠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題如賚。于詩無見，亦是推衍武成之文。末云垂拱而天下治，卽有樂意。此詩處頌之終，故以處武成之終者倣之。雖不失爲師經，然亦用意太過也。

聞音曰：此詩叶音，皆在末語上一字。恐是其音如此。通稱三字，單稱一字。於皇時者，周也。陟其高者，山也。隨山喬者，嶽也。允猶翕者，河也。高與喬叶，翕旁紐作熙，熙與前時後之叶。敷天之者，下也。裒時之者，對也。時周之者，命也。以之相叶，古人皆不徒然。雖其音不可得而聞，然搜辭尋音，未至于害義悖理。特好古之過爾。

總聞曰。尙恐天下未習周號也。初曰是爲周。末曰是爲周。初末相應。庶天下知今代之爲周。非故商也。前詩亦曰時周之命。蓋我知天下爲周。而再三釋之。勿使其復爲商也。兩言時周之命。一謂己。一謂人也。善哉。孟子之言曰。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商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經世。武王克商。己卯以武庚守商都。而續之。庚辰以管叔、蔡叔、霍叔分商畿爲三。而監之。八年丙戌而同叛。又三年戊子而乃平。又三年庚寅。以西周去關東之遠也。又營東周。又二年壬辰。成周旣成。而周公分政成周東郊。又五年丙申。君陟繼之。又二十九年癸亥。畢公繼之。又二十六年而康王崩。昭王立。其後不復詳見此事。書陳其迹。詩陳其意。則商周之際。雖遠而可想見也。

詩總聞卷二十

魯頌

駟四章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有駟。有騂有騄。以車伋伋。思無期。思馬斯才。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騄。有駟有騂。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騄。有驪有騂。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思。皆辭也。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子自發此辭。非引此語也。或用此語亦可。蓋辭韻雖不同。而意故在也。邪。詳余切。與徐除同。邪。羊諸切。與餘余同。二字相通。緩也。邪。徐嗟切。與斜滂同。不正也。審爾三字。皆從牙入麻韻亦可。三字皆同余入魚韻亦可。孔子雖引魚韻之詩。自入麻字之意也。思與邪同。雖引語辭之詩。自入思維之意也。蘇氏有思告邪。無思則土木也。當何以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此孔子之所盡心也。此是否固未論。又曰。孔子于詩。其有會于吾心。此則甚善。既會心不逆所從來。亦不追所從往。自是吾心有見。非干詩也。聖賢引詩多然。而此猶足以令人起意也。
聞音曰。馬。滿補切。野。上與切。者。掌與切。彭。鋪郎切。才。斯西切。繹。弋灼切。斁。弋灼切。駟。謨孤切。邪。詳余切。

聞字曰戰馬用牡不用牝惡亂而難整也此當是習戰待敵或改作牧恐非十六種馬惟魚、皇、黃、雒、無旁從集韻馬二目白曰驪黃與皇雒與駱相犯集韻馬黃白曰驪或從驪白色黑髦尾曰駱或作雒但不言其少異安在詩必不同章重出也凡物未有不從其本類者詩偶省文其他字盡多然聞跡曰毛氏垌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案爾雅·郊外謂之牧·牧野外曰林林外曰垌鄭氏牧于垌野辟民居與良田也禮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此說甚善說文駝牧馬苑也引此在垌之野則是上下駝字同也恐許氏不若毛鄭氏之長總聞曰山北山西山東之馬皆良東產下于西西產下于北惟南最下僖公東馬從事于荆舒淮夷之間宜乎得志也

有駝三章

有駝有駝駝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駝有駝駝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乘黃趨公所也明明自夙及夜然未暗也振鷺下鷺將宿晚之候也言舞正歡之時也乘牡亦趨公所也飲酒自夙及夜然尚飲也振鷺飛鷺將起曉之候也言歸已闌之時也

有駝有駝駝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載燕又燕也前二章一會也此一章一會也記前後早晚前已以鷺于下于飛言之記歡情始末前已

以醉言舞言歸言之。至是則以頌禱之情結之。前二章所言此亦有此一章所言前亦有互相備也。特頌禱最爲至情。故以爲結辭。

聞音曰。明謨郎切。下後五切。牡莫後切。駟呼縣切。有羽軌切。

總聞曰。頌禱之辭多言福言祿。而此獨言豐年。自今以始。言昔多無年也。春秋自莊閔至僖。十餘年之間。莊二十五年大水。二十七年無麥禾。二十九年有蜚。僖二年三年冬春夏不雨。此詩當此年以後也。蓋自隱公弑于羽父。桓公弑于彭生。莊公雖免于叔牙。而公子般公子開卒不克免于慶父。至是僖公得季友之力。加奚斯之助。除慶父之逼。同經患難。共享安平。其情豈比于經常之君臣。故此夙夜在公。其禮亦非經常之燕饗也。

泮水八章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茝茝。館本案。茝。一作茝。此從注疏本。鸞聲嘒嘒。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魯侯將至。則喜泮水。魯侯已至。則喜魯侯。變思樂而言穆穆明明。變泮水而言魯侯。變戾止而言明德。

人情漸變。物情漸更。故詩人措。

館本案。此下原本缺。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誡。在泮獻功。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同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鵠。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聞訓曰。觶。弓弦急也。搜。矢聲發也。今曠野廣場。聞發矢有此聲。博寬也。鄭氏改博作傳。蓋欲叶斁音。杜又欲叶逆音。遇叶獲音。護今不改自叶。宜從吳氏。

聞物曰。茆。草也。與芹藻皆泮水所產。采此以爲飲酒之菹。此物多在陂澤。可見在郊。

總聞曰。禮。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禋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古之所謂學者。君臣上下會集。禮樂刑政發施之所。在朝所與見者寡。在學所與見者衆。辟。靡。學之兩所。泮亦學之一所。其他先世之別廟。先臣之別位。以至射圃。宣榭。無所不有。可以祭祀。可以燕饗。可以刑賞。可以游觀。故靈臺有臺。有囿。有沼。有辟。有離。故此會集之廣所也。古器有在辟宮。有在離位。有在下保。離有在西宮。烹烹亦離也。而振鷺亦有西離。禮既辟離。泮水分配。天子諸侯。則其泮水者。亦不一所也。古器有在和宮。亦是離之異名。又在寒栗。亦是辟之異名。寒栗猶辟。易此肅意也。泮水當是泮意。判渙猶剖斷。亦辟意也。僖公當時偶于學在泮。故因以得傳。其他所在。不可得而

攷也。說文：泮，諸侯鄉射之宮。西南爲水，東北爲牆。其爲鄉射之宮，則未可知。至西南爲水，東北爲牆，則附會半水之意，未必然也。凡事從半，皆剖散之意。集韻判分也。泮，釋也。伴，胖，廣也。迭，去也。拌，弃也。駢，行也。自許氏之前，鄭氏固已言築土隄水圓如璧，築土安能渟水，特附合隄意，而不知其不可也。泮，言半也。東西門以南通水，北東門自南通北，西門自南通北，則迴環皆水，非半水也。許氏知其不安，故西南爲水，東北爲牆。凡宮室面南背北，今自南而西皆水，自東而北爲牆，乃不成宮室字形。宮明在前，南也。暗在後，北也。室通在前，南也。塞在後，北也。圓水猶之可也。半水未可信之。禮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書傳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國愈大則郊愈闊，學愈寬，後世所謂學者，特其間論一二事略，倣其大概，而全非其本意。養老一事，又已不存，其餘制度文物，皆不復可推，雖然，又何獨此而已。

闕宮十三章

案闕宮舊爲八章，雪山分爲下當有闕章，今佚。

闕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姬，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稂稊莠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續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續太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

詩蓋以作岐爲興周之基，未有以居岐爲翦商之始也。易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

山六四非尊位而自此亨也。闕宮所奉者婦人。略舉其大者一人曰姜嫄。其太姜太任太姒皆在也。先祖略舉其大者四人曰后稷太王文武其公劉王季皆在也。

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叔父亦有功也。所謂克咸咸同也。其下太山梁甫山在今奉符縣。鳧山繹山在今鄒縣。皆在兗州。龜山在沂州。徐在徐州。鄒山記曰徂徠在梁甫山多松柏。梁甫新甫也。闕宮又略舉所奉者二人曰周公魯公。其莊公皆在也。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自天下言之。以后稷爲宗。自后稷以下皆在。自一國言之。以周公爲宗。自周公以下皆在。朱氏闕宮魯之羣廟會其天下。天謂始一國。所謂始凡與同姓。悉皆同宇。其實私祭之公所也。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禘衡。白牡騂剛。犧尊學將。毛炰醢羹。邊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孝孫有慶。謂飲福受胙也。故頌禱僖公見下。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此詩稱六俾。凡三節。一節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二節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三節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此所舉之壽。皆以朋而來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畢祭凡與祭者。禱主人之福。自熾昌壽臧。以下是也。頌主人之功。自公車朱英以下是也。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作朋之福。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俾爾昌而熾以下是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莫敢承之功。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泰山巖巖以下是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俾爾之福。猶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天錫公純嘏以下是也。毛氏、常、許、魯南鄙、西鄙、鄭氏、許、許田也。魯朝宿之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引魯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又引田文食邑于薛。皇覽、孟嘗家在魯國薛城。案家當作家。皇覽語。裴駢史記集解引之。引此以鄭氏爲證。索隱亦以嘗非諡乃邑。又引此以鄭氏爲證。然常氏

地譜以爲其地未見。鄭氏亦以爲所由未聞。亦意之也。或謂堂父在沂州。當是音字皆轉。長清在齊州長白山。長城在淄州。當是字轉。恐此常只當如魯邦是常之常。蓋其邦常居曲阜是也。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枋。左氏、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枋易許田。庚寅我入枋而未有也。桓元年。鄭

伯以璧假許田。當是以祊未成。又以璧求。乃許。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左氏結祊成也。則是許爲鄭得計。僖公復取之也。杜氏。成王營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因立周公別廟。鄭桓公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待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言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豈有始祖別廟。人主賜邑。而欲以易他人湯沐之地。可謂魯之大恥。不知僖公于何年復之。僖五年。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六年公會諸侯伐鄭。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魯以鄭逃盟而伐之。楚以諸侯伐鄭。而圍許以救之。許遂歸楚。當是此時。乘鄭問魯。楚伐許。因而遂復取許田也。妻也。母也。當是存者也。其亡者皆入近廟。其存者頌禱主人之餘。則皆及之。大夫庶士。則羣臣皆在也。邦國是有。則舉國凡民亦在也。所謂既多受祉也。黃髮兒齒。蓋妻母外族也。君民闔境也。皆有此壽徵也。

祖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烏。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此廟。卽闕宮也。近於正寢。故知闕宮者。私祭之公所也。毛氏新廟。閔公廟也。閔公無功德。又兄弟自無由別立廟。鄭氏新廟。姜姬廟也。姜姬雖有功德。然外姓亦無由作始廟。蓋后稷以下普廟也。姜姬爲首者。記后稷所由生也。奚斯督工庀事之官。鄭氏教護屬功。課章程是也。班氏兩都賦。奚斯頌魯王延壽。靈光殿賦。奚斯頌僖非也。賈氏以誤指作詩主名。館本案。此下原本缺。

商頌

那四章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初則置鞀鼓未用。旣而奏鞀鼓。蓋衆樂已作。鞀鼓所以節樂者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聲。

次鞀鼓管磬竝奏。進也。假。升也。前奏鼓。奏。作樂也。此奏假。奏。升堂也。此詩三稱湯孫。自是三節。一進告升堂也。謂奠神也。二燔幣有先也。謂畢事也。三受胙均享也。謂飲福也。開其夷懌之容。述其溫恭之職。執事有勞。而助祭有能也。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鼓有數萬。舞有奕。

次鼓鐘萬舞竝奏。奕。萬舞之狀也。

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鄭氏。太古有此助祭之禮。恐非謂樂之節奏。祭之次第。自古作此。非今創爲。古民人通用。先民卽是古。人自唐諱民。始更改參錯。後有復者。有不復者。詩。兩稱先命。此古語也。一稱先人。不知舊語如此。爲後復改如此。或謂宜民宜人。當作宜民宜民。蓋重言之。後一改。一不改。王氏在政和中。欲改年作宜民。或難王氏以宜民宜人。今但取半語。非是。王氏以重言爲對。然卒不用也。王氏最博古。多藏書。其所見必有自來也。

聞音曰淵。於巾切。斲。弋灼切。弈。弋灼切。客。克各切。懌。弋灼切。昔。息約切。夕。祥倫切。

聞章曰。舊一章。今爲四章。

聞字曰。庸或作鏞。古字亦通用。

總聞曰。以下皆商時商廟所用也。舊說用于成周之廟。曰周用六代之樂也。又說用于微子之國。曰二王之後。得自用先代之樂也。識者更詳。

烈祖五章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旣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饌假無言。時靡有爭。前詩聲也。所言皆音樂。此詩。臭也。所言皆飲食也。商尙聲亦尙臭。二詩當是各一節。那奏聲之詩。此薦臭之詩也。商尙聲。故以樂居先。

綏我眉壽。黃耆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鸞。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聞音曰。衡。戶郎切。饗。虛良切。

聞章曰。舊一章。今爲五章。

總聞曰。此皆祀湯也。故皆曰烈祖。序者以那爲祀。成湯。以此爲祀中宗。鄭氏引及爾斯所。附合及汝之

此所汝、中宗也。不知何以見之。自湯而下，皆可以爲及汝，皆可以爲斯所，而獨歸中宗，何也？豈非以玄鳥爲武丁在那玄鳥之間，未有所歸，而湯之後，高宗之前，中宗盤庚爲賢，中宗旣在盤庚之前，而桑穀變災爲祥，可合自天降康之文。今觀烈祖旣同辭，猗與那與，嗟嗟又同意，而綏我思成，賚我思成，小異大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全同，不獨出于一時，亦出于一人也。

玄鳥四章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玄鳥紀節，而紀節之間，又自有說。禮仲春玄鳥至，以是祠高媒，當是此年。玄鳥至而有字，次年玄鳥至而生契，是十三月而始誕也。故知其有天命，吞卵之事，不惟誕，又且猥。漢高猶龍種，商契乃燕種乎？識者更詳。帝謂嚳也。嚳居亳，後自契八遷，至湯而復居亳，故書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帝告，當是言帝命之意。釐沃，當是言正域四方之意。孔氏釐治沃土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糴是承。釐釐千里，維維氏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商都近河，言來者如河也。何不足爲數言，何止百祿也。鄭氏以河爲何，以何爲荷。毛氏任也。鄭氏擔擔天之多福，皆荷意也。所不可曉。

聞音曰有羽軌切。殆養里切。勝書蒸切。海虎猥切。祈宜隔句相叶。河何亦隔句相叶。聞訓曰景集韻光也。當讀如汎汎其景之景水光也。員集韻語辭也。鄭氏古文作云。聞章曰舊一章今分四章。

總聞曰此高宗之子孫祀成湯者也。祀高宗在下。

長發七章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止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有城契母也。帝謂舜也。所立之人子姓。所生之地商邑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玄王契也。玄鳥至而生紀。時稱玄王。商既有天下之後。不追諡而追稱。如武成。惟先王建邦。啓土。孔氏謂后稷也。自契之後。湯之前。十三傳而獨舉相土一人。左氏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最盛者有此也。帝命不遲。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

自相土而下。昌居曹圉。冥振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事夏。不敢違命。至湯而曰天乙。是與帝齊。有代君之德。偏上之勢。此帝桀有夏臺之囚。如商紂有羑里之鋼。皆寢鄰于大位。故致疑也。降生也。屈氏。惟庚寅。吾以降。自湯之生。則天時人事甚疾而不遲也。聖也。敬也。隨日而升。而湯格天甚緩。事天甚嚴。夏帝使爲表式于天下。則時已至也。孔氏。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與文王西伯之事相同也。葛伯不

祀湯始征之。與文王伐崇之事相同也。經世丁丑。湯卽諸侯位。卽方伯也。戊寅。成湯征葛。始專征也。上帝。天也。帝。君也。夏商皆稱帝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綏。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遘。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懟不疎。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蘂。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旣伐。昆吾夏桀。

前詩先言武湯。次曰武王。此又曰武王。大率湯以武爲盛。卽其盛者相承爲常。稱雖非諛。亦習呼也。朱氏苞。夏桀也。蘂。韋也。顧也。昆吾也。甚善。

嘗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承上苞蘂爲辭。言湯爲葉在苞蘂之中。苞覆于上。蘂攻于下。可謂不安。夏書伊尹去亳適夏。孔氏進于桀也。旣醜有夏。復歸于亳。孔氏不能用賢。復退還也。經世乙卯。薦伊尹于夏王。壬午。伊尹歸亳。降于卿士者此也。乙未。伊尹相湯伐桀。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者。此也。

聞音曰。共。居容切。厖。莫紅切。若欲平叶。則六句皆叶龍。若欲仄叶。則六句皆叶動。三平三仄亦可。但與上不類。蘂。魚割切。衡。戶郎切。

總聞曰。此詩之體。全與大明相符。古人文章亦有所祖述。不苟作也。

殷武六章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殷武。商武丁也。成湯號武王。其後二十九主。以武爲號者二人。武丁得聲至高。武乙得禍至大。最後武庚續商祀。亦不令終。大率在商周以文武爲極稱。而商爲至嚴。觀死生禍福之際。則天心人心。曾何異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西北夷強。東南夷弱。言西北尙爾。東南當如何。敕之辭也。易旣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象曰。憊也。未濟。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雖不言高宗。實高宗也。象曰。志行也。商有虎方。彞博古虎方。鬼方也。楚人好鬼。故曰鬼方。虎在東北。則非南也。易與詩相應。虎方之彞。容有差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在禹。荆楚屬荊州。汝乃我王土。所有循歲事來朝王。則我不汝禍。不汝過。保田業不散也。不然。汝豈得安也。敕之辭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僭濫怠遑。無此三過。則命汝有邦。與封建同福。不然。不得我命。汝何以自立。又敕之辭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此高宗子孫祀武丁。謝之辭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榑。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司馬氏、武丁沒祖庚立祖己嘉祥雉之德立廟爲高宗雉是災非祥稱宗不爲此也然既尊爲高宗則立廟審也當是此寢

聞音曰享虛良切解古義切音係適丁歷切音的旁紐作丁計切音地叶係集韻嚴魚銜切濫盧甘切此作一叶國越逼切福筆力切此作一叶吳氏不必以嚴作莊避漢諱而改

聞句曰左氏魯哀五年引此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以多福比今詩少一句更三字杜氏無辭又魯襄二十六年引此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比今本相同杜氏亦無他辭則春秋之時所傳已有差舛大率左氏所引多與今本異同特在圓機以情以理推之而已

聞跡曰景山在澶州與定之方中景山同

總聞曰首舉湯以爲辭湯之威德入人之心甚深後世不無憑藉也如周之子孫舉事多稱文武

詩總聞原跋

右雪山王先生詩說二十卷。其家積藏且五十年。未有發揮之。臨州武車國正韓公。攝守是邦。慨念前輩著述。不可湮沒。迺從其孫宗旦求此書。鉅梓以廣其傳。命工經始。而日強分符來此。公餘因取讀之。其刪除詩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至于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真能寤寐詩人之意。于千載之上。斯可謂之窮經矣。趣使時刻。凡三閱月而後竣事。使斯文顯行于世。後學之幸也。淳祐癸卯季冬上澣。吳興陳日強書于富川郡齋。

詩總聞識後

昔黃東發說詩。朱呂二家外。惟取雪山王氏。知其書在宋時傳習者衆。而明以來未見專刻。今素園先生重梓聚珍板本。以廣其傳。余任校讎之役。間有是正。識於下方。亦有知其有誤。而無可覈定者。如曹風鳩。其弁伊騏。注云。說文騏作琪。攷今說文未嘗引此句。惟縹字下引詩縹衣縹巾。俗本說文。今從段氏說。乃鄭風出其東門之文。而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鄭君琪讀綦。引詩其弁伊綦。陸氏釋文。琪本亦作琪。蓋縹是正字。縹弁縹衣。皆當作此體。綦乃或體。騏琪。皆假借字也。然則雪山此文。或援周官之琪。而傳本誤爲說文邪。抑當時所見許書。別有引鳩句。而今本佚之邪。小雅四月。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注疏本作爰其適歸。朱子集傳元時刊本。亦作爰。注云。家語作奚。未知何時妄改本文。直作奚字。雪山登第。稍後於朱子。著書亦稍後。故如魯頌闕宮。商頌苞有三蘂。皆引朱子之說。此或同於朱子作奚。然注中何以不言竊疑是本錄自永樂大典。或當時專宗朱子之學。胡廣等輒依集傳。徑改經文如此邪。皆不可攷矣。校書之難。前人謂非劉向揚雄弗克任也。末學膚受。所可自勉者。惟不輕改本文耳。是書又更無他本可校。故此類悉仍其舊。既竣事。略識其意。以質大雅。

道光丙午黃鍾之月。嘉興錢儀吉。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詩 總 聞

四 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王

質

發 行 人

王 長 沙 南 正 路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各 埠 印 書 館

